

经济学林论剑

Economic World of Different Ideas

——5160多位知名学者商榷

寻找茅于軾、梁小民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软肋』：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帕累托最优处处满足吗？

天下有没有『吉芬商品』？『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

刘正山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林论剑

Economic World of Different Ideas

——与60多位知名学者商榷

刘正山 著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林论剑/刘正山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
ISBN 7-211-05183-3

I. 经... II. 刘... III. 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204 号

经济学林论剑——与 60 多位知名学者商榷

JINGJIXUE LIN LUNJIAN

作 者: 刘正山

责任编辑: 陈艺静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0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211-05183-3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刘正山，经济学博士，专栏作家。曾任大学教师、门户网站频道主编、国家级核心期刊执行主编。

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了《房地产投资分析》、《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等5部书。即将出版《幸福经济学》（文集）。

主要研究领域：价格理论、经济史、制度经济学、不动产投资学等。

自序

钱钟书说，人生是大书。我觉得，经济学也是大书。

我在这部大书中纵情浏览，宛如一个好奇的孩子在浩瀚的大海边玩耍。每当有什么想法，就随手在书边的空白处写几个字，标一个问号或几个叹号。日积月累，随机的批注就成了读者眼前这本文集。

我害怕那些在字里行间寻找弦外之音的读者。我没有带放大镜，没有求疵的癖好；我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我不是出世的隐士，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市井之徒……我对卡纳曼、施蒂格勒、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軾等经济学者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并不意味着我否定他们、不尊重他们。海外学术界的习惯是：与人商榷的时候，要求直接指名道姓，以便查对。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这个习惯是可取的，因为它体现了学术需要通过一代代的积累而不断前进的科学精神。而且，“商榷”不是论战，也不是挑战，更不是什么批判，它只是我在领悟中、在体察中对那些不认同的观点所发表的商讨性看法而已。

记得萨缪尔森说过：“倘若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不错的話，那就用乞讨的钱、借来的钱或偷来的钱，进入顶尖学府吧。”近几年，我放弃了一些充满诱惑的提取、加薪等机会，专心在这“顶尖学府”逛来逛去，自觉获益匪浅。

领略这“学府”的景致美，似乎也得历经王国维先生所说

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第一境界。如果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悲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则是“悲壮”。何以“悲壮”？除了“西风凋碧树”带来的苍凉，更在于“独上高楼”抵抗寂寞、极目远眺带来的刚毅与旷达。有志于道的人不曲学阿世，又怀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探求，这就未免遭遇寂寞与冷清了。

当然，不去曲学阿世，专心读大书，也有诸多风光：一是由此所带来的快感，特别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受，难以名状与计量；二是他人的“赞许”。这些“收益”甚至远远超过对“悲壮”的体验。萨缪尔森曾说：“学者只为值得获取的铜板即同仁的赞许而工作。”这话说来有点小家子气，但当茅于軾、林毅夫、汪丁丁等先生对我的一些文章观点表示赞赏的时候；当天涯经济论坛几位版主说我“思维敏捷，忧国忧民，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思想情操，敢于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伸出正义之手。仗义执言，风范昂扬”的时候；当郎咸平教授在给我的邮件中写下“我个人很佩服你的才气”的时候……我凡心未泯，也不免心怀愉悦。

经济学真的是一部大书，下面的几十篇文章只能算是写在经济学边上的。这部书真大！一时不易读遍，就是写过字的边上也还留着许多空白。

小子何幸焉。

刘正山

2005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 /1

——与 L. 杨格、盛洪等先生商榷

“迟暮美人”张五常/6

张五常的“张冠李戴”/14

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19

——与张五常先生商榷

帕累托最优处处满足吗? /23

——兼与张五常先生商榷

林则徐“愚蠢”吗? /27

——与张五常先生商榷

天下有没有“吉芬商品”? /31

——评张五常、汪丁丁、黄有光等对需求定律的争议

股票是需求定律的例外吗? /35

——与厉以宁、梁小民等先生商榷

为何价变量不变? /39

——对施蒂格勒观点的质疑

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 /43

〔附〕姜奇平：张五常与韦森都错了? /46

捆绑销售、垄断及其他/53

——与张五常、朱锡庆等先生商榷

计算基尼系数可以“两分加权”吗？/60

——与厉以宁先生商榷

质疑“木桶原理”/65

——与厉以宁、华民等先生商榷

“无关紧要”的格雷欣法则/69

——兼评叶航、张五常之争

对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的质疑/74

游刃有余的“旧”/78

——对卡纳曼、史密斯观点的质疑

“上瘾品”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81

——与茅于軾、汪丁丁等先生商榷

“人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86

——兼与科斯、茅于軾等先生商榷

谁也没有“家”/90

——与汪丁丁先生商榷

经济学为谁服务？/94

——对黄卫平、李其庆等先生观点的质疑

何必讳言“自私”/97

——与韩强先生商榷

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100

——与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商榷

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104

法律不是激励机制/109

——与陈彩虹、张维迎等先生商榷

比较优势理论要活用/115

——与樊纲、林毅夫先生商榷

存款保险不保险/121

——与徐滇庆、谢平等先生商榷

信用担保不是良策/124

——与汤敏先生商榷

“要贸易，不要救济”/127

——与崔之元等先生商榷

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130

——对郎咸平、张维迎等先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争论的评析

〔附〕林毅夫与 Ted 先生对《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一文的点评
/134

谁解蚕妇怨？/135

——就剥削问题与萧灼基先生商榷

告别“广积粮时代”/140

——兼与盛洪、秦晖、姚景源等先生谈蛛网理论之误

何来“危险信号”？/146

——就土地拍卖问题与包宗华先生商榷

〔附 1〕包宗华：对“商榷意见”的情况说明和几点探讨意见/152

〔附 2〕刘玉录：理论的公允：也谈“危险信号”/161

——兼求教于包宗华、刘正山两位先生

〔附 3〕刘正山：对包宗华、刘玉录回应文章的简要回应/169

地价、房价与房地产价格/170

——与聂梅生、汪利娜、刘洪玉等先生商榷

马屁股决定现代文明？/174

——与赵晓先生商榷“路径依赖”问题

你想打破谁的“窗子”？/178

——与乔新生等先生商榷“破窗理论”

中国赔款造就“日本奇迹”？/185

——与张宇燕等先生商榷

对土地批租制度批评意见的批判/191

——与刘福垣、周其仁等学者商榷

热切的心与不冷静的脑/203

——读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

卡尔·门格尔的影子/206

——读朱锡庆的《有场景的经济学》

谁导演了美国公司造假丑剧？/211

——兼与格林斯潘等先生商榷

房地产租赁的实质是买卖吗？/217

——与梁运斌博士商榷

“土地银行”之考证/219

——与崔新明、贾生华等先生商榷

虚幻的“泡沫”/226

——与谢国忠、易宪容等先生商榷

工作与闲暇是替代关系吗？/236

——谈“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的谬误

制度供求分析的困境/241

——与 V. W. 拉坦、林毅夫、杨瑞龙等先生商榷

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246

——与黄仁宇、陈平等先生商榷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

——与 L. 杨格、盛洪等先生商榷

一些学者发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然而，考证表明，“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雷同。剽窃之说，从何说起？

出生于爱尔兰、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经济学者 L. 杨格在题为《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载《太平洋评论》，1996 年第 1 卷第 2 期）的文章中，提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是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

在杨格看来，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若水之趋下”。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是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力、物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人们的欲望都得到最好的满足，商品价格偏低时，就会导致需求增加，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上涨；商品价格偏高时，需求减少，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下跌。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日夜都不会停止。不用召唤，财物就会顺时而至；不用强求，人们就会把它生产出来。这是“道之所符”（符合规律）和“自然之验”，不用什么“政教发征期会”（政



令、征召、限期)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最好的结果。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的隐喻,非常像亚当·斯密所形容的“invisible hand”的市场规律。不仅如此,杨格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在这一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即高丽殊与杨德旺。杨格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访问10年后才出版的。

其实,在L. 杨格之前,中外学术界已经发表过类似观点。如中国的经济学家盛洪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载《读书》,1994年第12期)、谈敏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中,均提到魁奈、斯密等受过中国先秦哲学的影响。中国台湾的学者侯家驹在《先秦儒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也提到:魁奈的学生到过中国,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中提到魁奈号称“西方孔子”,还提到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魁奈在书中对中国实行自然法的崇尚;日本经济学家桑田幸三也提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司马迁观点相近的看法。

读到这样的观点,我不禁联想到若干年前关于《易经》的一些争论。一些学者说,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是因为看了中国的《易经》而发明的;一些人说,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是中国学者刘子华根据《易经》的思想推算出来的,并精确计算出了运行轨道,等等。然而,这些说法后来都被科学界证伪了。说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此观点是否像前述的两件事那样?我们需要考证。

总计起来,“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他幽默地写道: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第二次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中，他写道：“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第三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以及由其导致的秩序这种基本思想，不是亚当·斯密的首创。实际上，在17世纪配第和洛克的著作中，“看不见的手”这种思想已经隐约可见，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这个短句。据Spengler的考证，在1661年，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牧师就已经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个短句：“大自然在万物之中都通过‘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我于2003年撰写的《追溯“无形之手”》一文中曾讲到，“无形之手”（“看不见的手”，英语译为：“invisible hand”）这个短句来自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麦克白》。且说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白，杀害了他自己都承认“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的国王邓肯，登上了王位。他说：“对于班柯怀着深切的恐惧……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有他的存在却使我惴惴不安；我的星宿给他罩住了，就像凯撒罩住了安东尼的星宿。”于是，他谋划杀死班柯。随着实施谋杀行动时间的临近，他跟夫人的对白中出现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个短句。这句对白如下：“Come, seeling night, Scarf up the tender eye of pitiful day, and with thy bloody and invisible hand cancel and tear to pieces that great bond which keeps me pale!”（“来，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用你沾满鲜血的‘看不见的手’，毁除那

使我畏惧的大绊脚石吧!”)

为什么断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自这里? 亚当·斯密对《麦克白》这部戏剧十分熟悉: 他就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形象发表过公开演讲。艾玛·罗斯恰尔德 (Emma Rothschild) 和 A. L. 麦克菲 (A. L. Macfie) 等学者认为, 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很感兴趣”(载英国《金融时报》, 2003)。

亚当·斯密借用这个比喻, 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 似乎不完全是!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 “看不见的手”所在的那段话中, 亚当·斯密所要表达的意思是: 进口限制没有必要, 因为英国商人自然会更愿意从其他英国贸易商那里购买货物, 而不愿意把钱财交给不可靠的外国人。这似乎和颂扬自由主义经济扯不上什么关系。亚当·斯密还在书中写道: “商业使人类意志消沉。人类的精神在萎缩, 无法升华。”他似乎倾向于用怀疑的眼光观察人类的行为。

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还有一段值得关注的话, 被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先生称为“棋子原理”: “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 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 他不考虑, 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 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 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 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 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的第一章第1页, 也引用了这段话。

将“棋子原理”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思考,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经济和社会制度有其自发的秩序, 即使这种秩序遭遇断裂性变革, 最终还是会自行纠正。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 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 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及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本意可能不是说自利行为必然有利于公众利益, 而是说,

在一定的制度引导下，可以将自利行为转化为公益的行为。没有引导，自利的洪水将淹没人类；在合理的引导下，自利的洪水将灌溉良田，造就沃野，造福人类。

由此看来，无论亚当·斯密是否在杜尔阁那里与中国学者高丽殊和杨德旺有直接接触，是否受到过司马迁的启发，可以肯定的是，“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相同，剽窃之说，不能成立。

2005年3月



“迟暮美人”张五常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
是很可惜，他后来不做学问了。他四处夸耀自己的学术成
就，甚至宣称他有好几篇文章可以传世，而没有一个诺贝
尔奖得主敢这么说。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强调一点，我不是全盘否定张五常先生。相
反，我比较欣赏张五常，只不过我所欣赏的是 1983 年以前的张五常。

我曾经两次撰文讨论五常先生之“是”，在 2002 年撰写的《何
必为难张五常》一文中，我说“一些人凭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散文评
论他的学术成就，是不负责任的”。我还说，“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
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对经济学思想很
有贡献的人。”我于 2003 年做的“世界知名的 6 位华裔经济学家”
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 年以后的张五常，特别是给报刊撰写杂文和随笔的
张五常，在内地高校做巡回演讲的张五常，日益偏离学术轨道，宣
扬一些想当然的观念，误导内地学子。

我不怕自己学识浅陋，在这里讨论五常先生之“非”。一方面
是对五常先生的惋惜，正如本文标题中“迟暮美人”所表达的，五
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而今他
不做学问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读者对五常先生的学术成就缺乏
正确的认识，我试图指出五常先生学术观点中的缺憾，给他一个公

平的评价，让大家真正看清五常先生，以促使大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权威”。

五常先生，你为何不反省？

《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发表的题为《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张五常在演讲中说，他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但预测的结论并不新鲜。其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的经济学者早就提过。如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不同之处在于，五常先生运用的是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当然，我没有否认，在五常先生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中，在一些经济学理论及其运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创新，他的一些观点而今读来仍不觉得过时，我只是说，其结论不新。

至于五常先生所说的“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言过其实。根据《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全文）》（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五常先生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到底是怎样的一团糟呢？五常先生没有交代。这里不妨作简短介绍：1988年的居民存款为3000亿元（人民币），数量远远低于1992年的1万亿元，更低于目前的10万多亿元，竟然造成